

那是我少年里的最后一个暑假。

班主任王彭华老师布置完暑假作业,宣布班上学生今秋暑假一律参加地区的“向阳院”活动。原本自由自在的美梦落空了。窗外,梧桐树上“知了,知了”的蝉鸣聒噪声,压过王老师平缓的声调,似乎替代我们内心的抗议。

那个年代,掀起一股风,按居住地划分组建“向阳院”,孩子们暑假划归“向阳院”,由各个工厂派出工人代表负责管理。我们公房住户的家长大多在一个厂家工作,自然幢楼组成一座“向阳院”,重型机器厂特意派来一名车间女干部李阿姨管我们这孩子。

我在楼里算不得“霸王”,却是大年级学生,李阿姨嘱咐我尽快给楼墙面上“向阳院”三个大字。大概王老师告诉她,我能写会画。受宠若惊的我,愉快地响应。可墙面糙,难落笔。我便找来几张硬纸板,摹倣隶书体“向阳院”三个大字,然后从家取来灭虫的喷雾器,灌金黄色油漆,往墙面喷射出“向阳院”三个大字,每个字还镶红润边,格外醒目,李阿姨直呼好。

翌日,孩子们提着板凳桌椅走出楼栋,在楼前空地摆好桌凳,席“光”而坐。“向阳院”第一缕阳光似碎金洒在翻开的暑假作业本上,仿佛老师们温馨的提示。

头一天上午,我就埋头做完了大半的暑假作业;给整个暑假玩挤出时间。玩是孩子们的天性,如同夏日滋滋作响的空气,烈日里也在心中燃烧。

中午,李阿姨突然出现在我们孩子中间,眼光扫视一周,发话让我们午睡后参加一项除害活动——挖毛虫蛹。毛虫也称“痒辣子”,满身长刺,趴在树叶间,行人路过,肌肤触着它落刺便疼痛难忍。大人往树上喷洒农药,铲除树底下幼虫的任务,落到了我们的肩上。

别样暑假

戴氏

午后,骄阳似火,楼里的孩子组完队,来到宽阔的一号路。李阿姨给我们分工划片,包干道旁树林。毛虫蛹其实藏在弹子糖大小的蛋壳里,蛋生在土表层,呈灰白斑点,扒开泥土,很容易辨别,我们称它“毛毛蛋”。挖“毛毛蛋”很好玩,既有趣味,又有“竞争性”,引得各组的孩子嬉笑追逐,“战果”颇丰,手捧一窝“毛毛蛋”,没有人喊苦的。

黄昏,太阳似大火球挂在西边,楼里像蒸笼,逼得我们只能待在楼外“水门汀”场地打水仗。男孩子们赤膊,只穿一条平脚裤,端脸盆,提铝皮桶泼水,你追我逐,看得女孩子们眼馋。沐光而浴,没有比这更灵消暑方法。

夕阳西下,家家户户借“向阳院”场地乘凉用餐,本楼的孩子草草地扒拉完碗里的食物,扔下饭碗,纷纷端着板凳奔向隔壁一座“向阳院”。都晓得邻楼一户人家有八寸黑白电视机,好心供大家纳凉观看,成了孩子们心中乐园。楼外的孩子“鸠占鹊巢”,本楼的孩子“不买账”,龃龉甚而打架,让李阿姨头疼揪心。

李阿姨于是来找我商量。李阿姨信任我是有道理的,她从别的孩子嘴里知道我“鬼点子”多。

我给李阿姨开“条件”:本楼的孩子,听我一天“调遣”。李阿姨疑惑,问我想干啥?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后,李阿姨食指点我的额头,笑了。

那天天色微明时,我和楼里七八个男孩溜出楼去挖蝉蛹。蝉蛹在这个季节从泥土里钻出来,爬树脱壳。蝉壳能入药治病,中药店专门收购。收集蝉壳,拿它换钱,是

我计划的第一步。

我挖蝉蛹所选的园林,原是一片废弃的墓地,分外清寂,都能听见蝉蛹窸窣爬过草丛的声音。一路人马循声寻觅,蝉蛹手到擒来。另外的孩子匍匐草地,掀开一层土,发现一个个针眼小洞,然后取一根树枝,探入洞去,洞内蝉蛹亟待破洞而出,便一律紧攥树枝,结果被悉数揪出洞外。晨曦时分,阳光明媚,树干上刚脱壳的蝉衣熠熠闪光,金蝉脱壳,蝉壳是现成的“战利品”。几天后,我们去药店卖蝉壳换得十多元,对孩子们来讲,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有了钱,我们直奔百货商店文具柜,分别买了透明胶片和彩色药水,我将亲手绘制幻灯片。

学校美工组有一架闲置的幻灯机,锈迹斑斑,严醒华老师同意见借给我们楼的“向阳院”使用,伙伴小发一番捣鼓,幻灯机焕发生机。我找来连环画册,夜以继日地拷贝插图,数十张一组,幻灯片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小八路》《向阳院的故事》等先后在我手里诞生。

入夜,楼里的大人小孩挤满了院落。八十瓦灯光投射在糊了白报纸的墙壁上后,“向阳院”暑期幻灯片的专场就正式开播了。声情并茂的我自己配音,讲述“剧情”。底下的观众目不转睛,津津有味,连邻楼看电视的小孩也被吸引了过来。

我正看电视的小孩也被吸引了过来。我成为一名解放军士兵后,“向阳院”也随着时代的巨变化为一段历史的碎片。封存我们记忆中的是:那时的我们,懵懵懂懂地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境遇里,就像蝉蛹,包裹在狭窄迷茫的洞内,与自然共存,冥冥之中,能唤醒自身的还是潜在的张力。我们终究是向阳而生的一代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有了“自我”的意识,当我们踮起脚尖靠近阳光,破壳而出,化蛹为蝶,满世界都挡不住生命的梦想,梦想本不会发光,发光的,是满世界追梦的你。

稻根说

高明昌

那次回老家,想去金汇港上买点野生鱼虾,走过泥洼地,来到了种芦粟的地方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:此地的芦粟早已砍掉,留下的芦粟根根,刀口处都生了锈红的痕迹,但所有的杆子没有一根是侧转的,也没有一根倒下的,它们的身板直立着,一律仰望着天空。

让我惊讶的是:这些芦粟杆子的根根上,居然都重新长出了两三株芦粟的苗儿。这些苗儿与土地上原生的芦粟苗儿是一个样子。它们已经有一尺来长,杆子比筷子粗一点,杆上的叶儿迎风招展,浅蓝的颜色透着沉稳、健康的气息。它们像长在泥土之上一样,首先是毫无畏惧,其次是毫无羞涩。一派哑静、肃穆的气势,坦荡地长在杆子的身上,活在杆子的身上。

看着就荡气回肠,看着就无话可说。我醒过神来了,默默地问自己:苍茫大地,芸芸众生,有谁能如此珍惜自己的生命,又将生命活得如此的有模有样。我看这新长出来的芦粟杆子就是。由此想:时光里,一定有无数植物,有着无穷的生命信念和力量。这些,芦粟自己知道:就算是生命到了只剩下根,也要不慌不忙,等待时光,让生命盎然生长,去迎接生命的另一种光芒。我问过母亲,这芦粟根根上长出来的芦粟能吃吗?母亲说,能长出来就不错了。我觉得也是,芦粟砍去了,在母体遗留的根上,第二次生长新的生命,这生命已经超越了植物生长的本来意义。

这样的事情小时候碰到过好几次。

说到牵挂,眼睛总会有点湿润,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。

小时候,记得有一天,父亲因工作的原因,没有按时回家。一天中,爷爷来我家好多次,进门也不说话,眉头紧锁,表情凝重,看一看,转一圈就走。当时的条件,没有电话,也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,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只见爷爷走得很慢,每一步如同灌铅一般,似是满腹的心事。到了很晚,父亲才回来,进门后,还没来得及和母亲说话。爷爷又来了。爷爷看到父亲的刹那,眼神亮了,脚步也轻快了许多。父亲把原因告诉了爷爷。爷爷没说什么,就走了。走的时候,父亲送爷爷出去,父亲说什么,爷爷也不答话,但走得轻松多了。

二十年前,我在部队服役。有一次,我休假归队,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到了部队,报到后,有几个战友见我回去了,要为我洗风尘,去吃一顿。我就随他们去了。饭毕,回到营房又聊了一阵,累得我躺下就进入了梦乡。把给父母打电话的事忘到九霄云外。当时,部队没有电话,家里同我也联系不上。第二天,我猛然想起,要给父母报个平安,赶紧去打电话,通了后,父亲只说了一句,到了就好。就再也没说啥。后来,我才得知,那一晚,父母整夜没睡,在等我的电话。而那时的我,却在美梦之中。

说实话,我真没想到父亲会这么牵挂我。

牵挂

吴海明

后来,我结婚后,有了女儿。才完全理解了爷爷与父亲的那份牵挂,是发自内心的,是与生俱来的,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。

有一次,女儿的同学来找我玩,玩了一会,要出去转转。女儿读初中了,我想我也不该那么不松手了,看那么紧,妻子为此也说过我多次。我想,女儿终究要脱离我们,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。叮嘱她要早点回来,路上注意安全。女儿却一脸的不耐烦,恨不得马上就出去。从女儿出家门的那一刻,我的心里就不踏实,不时地看表。妻子见我这样,就说我,女儿这么大了,出去玩,怕什么,再说了,也不止她一个,还有同学。想妻子说得也有道理,但自己就是控制不住,不断地到窗户去瞧一瞧,看女儿回来了没有。妻子说,孩子玩起来,哪能注意时间啊,快回来了。我在不安中靠着时间,女儿开门的瞬间,我的心落地了。只听妻子说,闺女,你再不回来,你爸就要找你去了。女儿一笑,说,你闺女长大了,别这样担心了。

女儿说的是实话。但我的心里却是丢不下。好似女儿离开了我的视线,女儿就回不来了,心里的那份牵挂就塞满心田。

牵挂是一种情,一种爱。牵挂是透着血缘而流传下来,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,有了牵挂,才有了那份暖暖的亲情。牵挂是心中的一根藤,生活中的一根枝,人生中的一根筋。有了牵挂,心就不再寂寥;有了牵挂,情就不再落寞。有了牵挂的陪伴,定会享受到人间的温情与亲情的滋润。

忽如一夜秋风来

谢冬凌

秋天,是在哪个不经意的瞬间,悄无声息降临?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”,的确,每当空气中增添一分凉意,便预示着秋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从清晨那第一缕穿透窗帘的寒意开始,秋天便在人们的沉睡中,悄然无声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

仿佛只是一夜之间,随着一阵风、一场雨的洗礼,秋天便如约而至。正如俗语所说,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阴雨不仅给南方大地带来了丝丝凉意,也让万物更添了几分寒霜的韵味。清晨,门外的世界被一层薄雾所覆盖,房屋、花草、树木,甚至街道上的每一个角落,都被这层清冷的雾气所包围,视线也因此变得模糊而神秘。共享单车的座位上还残留着夜露的湿润,树叶、花朵以及草尖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,轻轻一碰,它们便如同断了线的珍珠,滑落至湿润的土壤之中,消失不见。

而秋天的味道,在午后最为浓郁。天空高远辽阔,云朵稀疏而轻盈,阳光穿透树叶的空隙,洒在地上形成一片片淡绿色的光影。那些曾经在夏天闪烁着的深绿色光芒的叶子,如今正慢慢褪去青春的色彩,换上了秋天特有的温柔与宁静。风吹

过,树枝摇曳生姿,黄绿相间的叶子在空中翩翩起舞,最终缓缓飘落,宛如生命的轮回与更迭。这一幕让我心生感慨:每个生命体不会永远保持青春和活力,正如人的青春终将随岁月流逝;而人生的旅途,也将在五彩斑斓、宁静祥和的秋天中走向成熟与稳重;去除表面的浮华与喧嚣,展现出最真实的自我。

傍晚时分,踏着温暖的夕阳余晖,我漫步于热闹非凡的菜市场。圆润饱满的果实——苹果、梨子、石榴和柿子等琳琅满目地摆放在摊位上,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与馈赠,更是对农民辛勤劳动的最佳奖赏与肯定。这些果实经历了春天的孕育、夏天的成长与滋养,最终在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里绽放出最甜美的笑容。它们的甜美与甘甜正是人生中珍贵成果的真实写照与缩影。

“物之情趣,秋为上”。面对秋天的无尽魅力与风情万种,人们总是难以抗拒它的诱惑与吸引。我们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,紧紧地拥抱着这份来自自然的美好与馈赠;我们沉醉于这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季节里,尽情地享受着秋天带来的每一个细腻而温柔的时刻。

我的一位士兵兄弟

牛传忠

许多年前的一个深秋,我被临时借调到师机关业余宣传队搞创作。一天,我正伏案编写一个群口快板词,门卫说有人找我。见面很惊喜,是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的战友周礼福。

周礼福一身训练服,奇怪的是腰里插着一把泥水匠使用的瓦工刀。见我不解,他抽出瓦工刀,说,副师长家要搭建一个小厨房,找他来帮忙。“我当兵前是泥瓦匠,搭建个厨房是小意思。”周礼福说话时有点喜形于色。“我俩现在都在师机关,有空到副师长家看我。”我心里想,这家伙说话真有意思,好像副师长家是他的家一样。说了一些相互鼓励的话,我继续回去捣鼓快板词,周礼福举着瓦工刀向我挥了几下,高兴兴地去副师长家砌砖头搭建小厨房了。

个把星期后的快板词完工,交给演员们排练,我准备回连队了。突然想起周礼福,就去看他。远远地看到周礼福带着另外两个兵,在那个小小厨房工地上麻利地挥舞瓦工刀,干得不亦乐乎。听说我要回连队,周礼福感到失望,问我:“怎么不想办法留下?能在大机关当兵多好。”我笑笑。其实,师里的宣传队是业余的,需要时就集中排练演出,完成任务就各自回连队参加训练操课。周礼福搂着我的肩,几乎贴着我的耳朵说:“我要好好表现,争取调到师里后勤的工程队来,发挥我的特长,在部队多干几年。”我兴奋地在他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巴掌,“好啊兄弟,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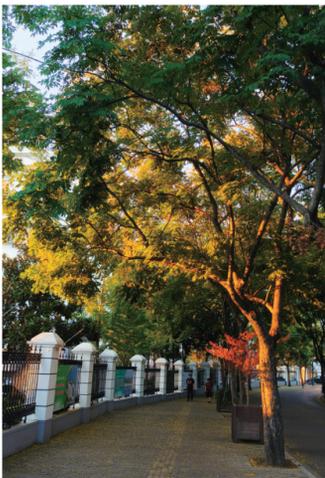
我回到连队半个月后的一天,周礼福突然背着背包也回连队来了。见他情绪低落,我悄悄问:“咋回事?你想到师后勤工程队的事跟副师长说了没?”“唉,副师长他突然调走,到安徽的一个军区去了。”我握着粗糙的手,安慰道:“哪里都需要,在连队一样干。”“也是。再说咱兄弟俩还

在一起,也不错。”周礼福笑了一下,开始整理自己的铺盖卷。

周礼福很快把精力都投入到连队的各项工作中,特别是课余时间搞小生产,周礼福展示给他也是一把好手,一点不比他的瓦工手艺逊色。那个年代,部队上下都把养猪种菜看得很重,哪个连队都不甘落后。我们连队把一垌垌菜地都责任到了班排,班排又明确分工到每名士兵。我到了菜地不知从何下手,周礼福早把一副粪桶担在肩上,说:“写写画画是你的专长,搞菜地包给我了。”我感动之余,写了一篇周礼福《不怕大粪臭,只为蔬菜壮》的人物特写小稿子,刊登在连队的墙报上。指导员说,这两个新兵一个干得好,一个写得好。不知是否因为那篇墙报稿子起的作用,很快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了。

这一年年底前,全团要组织养猪种菜大检查。我们连队的所有菜地早已成为样板,但养猪这一块让连首长很头疼,特别是猪舍显得比较破烂,担心过不了检查这一关。“周礼福,你不是干过泥水匠吗?”连长突然想起会搭建小厨房的周礼福。周礼福明白连长的意思,情绪一下子高昂起来:“连长放心,一定按时完成。”周礼福当天就提着瓦工刀,带着一个班的战士,夜以继日地改造连队的猪舍。

在团里检查组到来的前三天,连队一座崭新的猪舍竣工。这简直是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猪舍。母猪待产室、幼仔管养室、待出栏猪仔室、猪粪处理间,以及饲料储藏室、饲料加工室、饲养人员工作间,无论设计还是建造质量,都令检查组的首长们夸赞不已:“没想到,真没想到!”当即决定在全团推



多彩秋色

周平 摄

華亭風

高允浩书

广。连长从团里捧回“生猪饲养第一”的牌子,喜气洋洋地拉着周礼福在新猪舍前拍了一张大彩照。迅速成了“香饽饽”的周礼福,不断地被兄弟连队邀请去指导新式猪舍改建。后来,我和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的记者合作,撰写了人物通讯《他带刀从军,谱写不一样的青春》。周礼福就此名扬军区部队,当年底,团里给周礼福立了三个三等功。

我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前,已经超期服役的周礼福退伍回江西上饶老家了。十多年前,已是很有成就的建筑商周礼福,得知我担任了团政委,兴高采烈地来看我。在营区散步时,他盯着门口那老旧的岗楼,说:“我送你个礼物吧,人财物全由我出,算我拥军。”不久,他安排几名工人来部队,把那岗楼彻底重建,新岗楼高了宽了更敞亮了,哨兵们说,站进去就觉得很舒服。

那天与周礼福电话聊天,他说,他的工程队正在承建一个部队的家属宿舍楼。“做部队的工程,我只收成本,一分钱不赚。”

我心里感叹,礼福兄弟,你还是穿军装时那个样啊。

迁引起了舆论的关注,原因就是这家店至今坚守卖假馒头。

还有假牙,牙病是现代都市人的常见病,如因龋坏而无法保留,只能拔牙,拔牙以后不仅影响个人美观,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,很多美食只能敬而远之。装了假牙,依然可以大快朵颐;假股的发明,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,肢残人装了假股,重新燃起了生活热情,融入了社会大家庭中。此类假的,不胜枚举。当然,有的假的,属于隐私,比如假胸。

这种“造假”,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种“造假”多多益善。随着造“假”技术的提高,造“假”的品种越来越多,造“假”的质量越来越好,逼真程度越来越高。由于有了这些造“假”,人们的生活才重新扬起帆。所以要感谢那些造“假”的人。

造“假”

郑自华

而调换假发,给人一种百变女郎的感觉。朋友说,现在假发价格便宜,款式新颖,过上一段时间更新换代,由于省了烫发的钱,所以总体上还是很合算的。想必陈冲的外婆要假头套,是迎合时髦的需要。

假发套归根结底是假的,仔细想来,生活中很多地方离不开“假货”。

上海人记忆深刻的节约领,亦称假领头,前后两块布,装上领子,套上外套,和真的衬衫没有区别,在市场供应短缺的年代,这种假领头风靡一时。即使到了现在,假领头依然有市场,前段时间,一家商店动拆

前不久读到陈冲的自传《猫鱼》,说她外婆让留洋归来的陈冲带四件礼物,其中之一是一顶有波浪的假发套。

说到假发套,人们就会联想到豫园商城的永青假发店,那时,假发店很少,而消费者的需求却很旺盛,永青假发店经常是门庭若市,甚至有大量的外地朋友前来购买假发的。由于种种原因,有的人失去了一头秀发,没有头发,有人甚至失去生活的勇气,尤其是女性。假发套的应运而生,解决了这些人的困扰。原以为,除了刚才所说的特殊人群外,演员是购买假发套的主力,谁知道现在很多爱时髦的女性都喜欢上了假发套。我一个朋友告诉我,她有好几顶假发,有短发、长发、直发、大波浪等各种款式,有黑色、棕色、金黄、银灰色等各种色系,根据季节变迁、服装款式颜色的不同